



读者 Reader's Digest 文摘

(力量篇)

Liliang Pian

佳作评选
精华版

成功没有彩排的机会，每一天都要以正式上场的姿态面对。琐碎的光阴，庸常的日子，读一篇读者文摘，为疲倦的身心注入新的活力。

《读者文摘》好运将一路相随！

从今天起，做自己的主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一切由自己掌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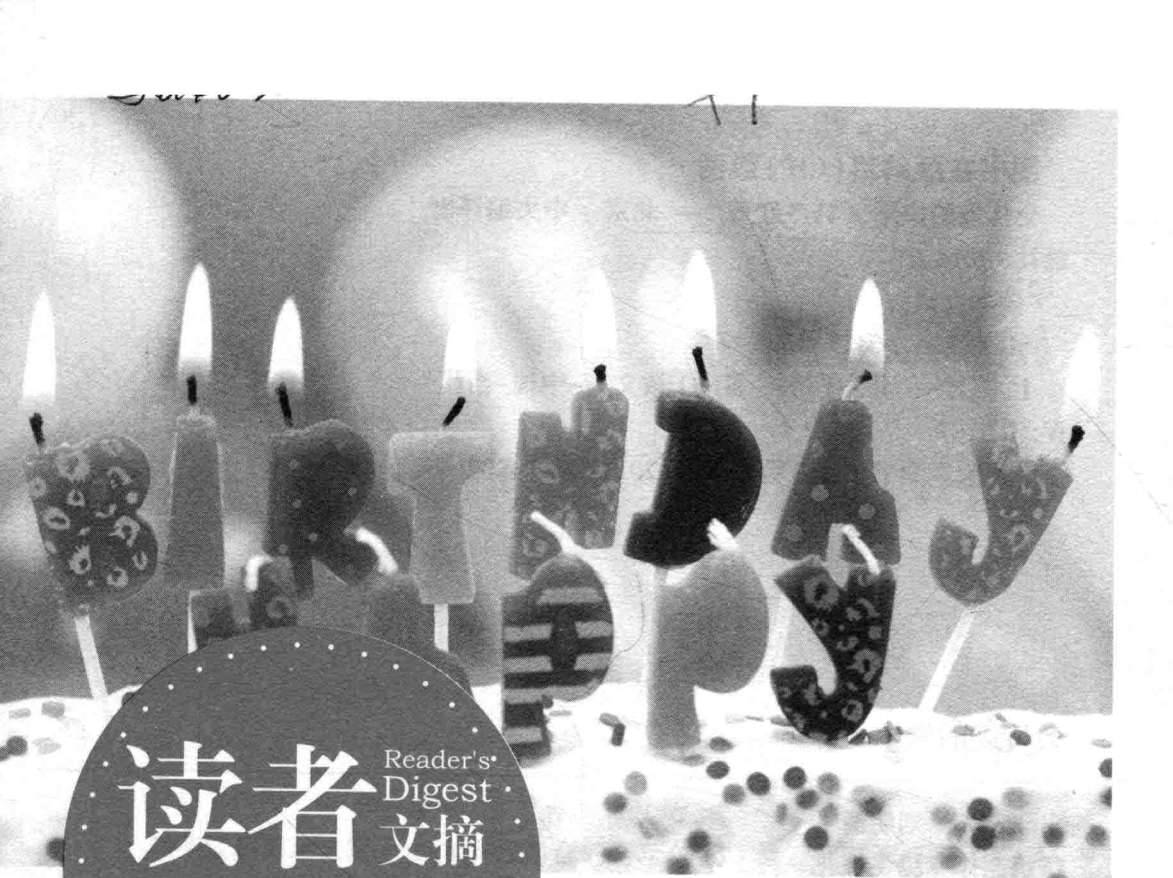
会传染的快乐

Hui Chuanran De Kuai Le

韩冬红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读者

Reader's
Digest
文摘

(力量篇)

Liliang Pian

佳作评选
精华版

成功没有彩排的机会，每一天都要以正式上场的姿态面对。琐碎的光阴，庸常的日子，读一篇读者文摘，为疲倦的身心注入新的活力。
《读者文摘》好运将一路相随！

从今天起，做自己的主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一切由自己掌控！

会传染的快乐

Hui Chuanran De Kuai Le

韩冬红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会传染的快乐 / 韩冬红著. --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2

(读者文摘)

ISBN 978-7-5117-1896-9

I. ①会… II. ①韩…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4902 号

会传染的快乐

出 版 人 刘明清

排版制作 腾飞文化

责任编辑 邓永标 余海伦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71(编辑部)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部)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hom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

定 价 2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刷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序

Foreword

安秋生

韩冬红是河北文坛上一位十分勤奋的青年作家，最近几年似乎进入了创作的井喷期，佳作不断，硕果累累，进入2012年更是捷报频传，去年，她的散文《为了一句话》，先是在《美文》杂志发表，接着又荣获“古贝春杯”河北省第一届散文大赛优秀奖，同年收入《中国散文年选》，所以当她把这本集子送给我请我为之作序时，我毫不犹豫便答应了。当我再一次阅读这些熟悉而又新鲜的文字时，似乎看到了一个青年作家不懈追求的身姿，听到了她快速进步的坚实足音。

韩冬红是女性，但写的不是“小女人散文”。她的散文绝少无病呻吟，没有女性作品中常见的小情小调。她的散文是有感情的散文，有思想的散文，有力量的散文，差不多每篇都真实感人。我想用“厚实、真实、朴实”六个字，来概括对韩冬红散文的印象。

韩冬红散文的气质与她的出身有关，与她的职业有关，也与她的个性有关。她生在农家，兄妹众多，又自幼丧父，是善良坚韧的母亲含辛茹苦把他们拉扯成人，相对于同时代的人来说，韩冬红比较多地品尝了生活的苦难和折磨。参加工作以后，她成为一名警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社会的阴暗面，了解处于社会底层和边缘的群体，她的同情心和责任感使她的爱与憎充满了社会内容。因此，韩冬红的生活根底可谓深厚。她发挥自己的优势，从自己

熟悉的“一角”出发，开掘生活的富矿，不惜浓墨重彩。例如对母亲这个她人生历程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有《母亲那双脚》《不爱穿新衣的母亲》《我娘膝上的黑》《为了一句话》《长寿花》等诸多篇章。还有写父亲的散文《父亲印象》《梦里，我见到了父亲》等，写奶奶的《荷花瓶》，写舅父的《古怪的五舅及其秘事》，写小姨的《小姨的愿望》等，都是很有厚度很有张力的作品。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故事，一个个极富个性的人物，形成了一篇篇血泪之作，着笔在亲人，着眼却不仅仅是亲情，在抒发个人家国情怀的同时，也把一幅幅特定时代的历史画卷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韩冬红在散文中呈现的姿态，是生活的亲历者而不是旁观者。仅就人生经历来说，韩冬红并不具有传奇性，她遭遇的许多事或许别人也遭遇过。区别在于，韩冬红忠实于自己的记忆，忠实于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敢于直面人生的疼痛和社会的阴影，不去有意粉饰或者美化什么，不去刻意回避或者遮盖什么。她遵从自己的良知，勇于袒露自己的内心。如果说韩冬红许多散文有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便是因了它的直率和真实，而并非因为有了什么高明的技巧。

《为了一句话》便是一个明显的范例。母亲在四十多岁时突然失去丈夫，有人出于同情上门做媒，劝说母亲向前“走一步”，幼小的作者出于本能，对母亲喊道，“娘，看在小红的面子上，你别‘走’，小红大了一定孝敬你！”为了这句话，母亲果然没有再嫁，默默坚守几十年，从四十岁出头的妇女，直到成为风烛残年的老妪，作者给予母亲的只是敬重，并不无深刻的理解。直到作者自己为人妻，为人母，“丈夫在外地，一年半载不回家一次，于是有人有意无意给我开玩笑，说老公不在家，一个女人多孤独寂寞呀！我被这话问得顿时泪眼婆娑。一个人带着青春叛逆期的女儿面对生活的油盐酱醋和工作中的种种压力，身体上疲惫、精神上寂寞，岂能用一个‘苦’字说得清？”



Foreword

“眼泪流着流着，我忽然想到了母亲，想到她在父亲离世后，一人拉扯六个孩子，修房盖屋，娶媳嫁女，可母亲硬是为了我那句“您别走”，独自撑了几十个年头。几十年啊，母亲吃过多少苦，有过多少孤独和寂寞，我们做儿女的可曾替她想过？”中国的文化传统素来缺乏忏悔意识，而韩冬红散文通过对母亲的忏悔，呈现出新的文化品格。由女儿看母亲，到女人看女人，再到作家看女人，完成了情感的升华和思想的深化，由对母亲的换位思考、理解、宽容，表达了深沉的人文情怀。《秋风吹走了保柱哥》的保柱曾被“我”认为是“废人”，但随着了解的加深，“对他的怜悯方才变成了敬畏”。保柱鼓励作者坚强面对生活中的不公，可是自己却卧轨自杀了。“我不肯相信这个消息，一个在战场上不怕牺牲掩护战友的功臣，一个敢于向命运挑战的强者，一个劝说别人微笑着面对生活的智者，怎么会选择自杀呢？”是厂长的一番话让作者进一步理解了保柱：“你不要以为李保柱是弱者，要是换了别人，还不仗着自己在前线受过伤，躺在功劳簿上天天向国家伸手要待遇？”一个让人扼腕兴叹的别样“英雄”，就这样矗立在了读者面前。风格即人，做人和为文有着太过深切的联系，韩冬红能够写出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文章，与她性格的爱憎分明、正直宽厚，有着直接关联。

韩冬红散文的艺术风格总体上来说朴实的。较少描写，较少直接抒情。她具有讲故事的本领，像是在面对朋友敞开心扉娓娓而谈，谈自己的经历、谈周围的人和事、谈自己对生活的体悟和对世界的看法。因而她的人物散文最获好评。蓝天是朴实的，白云是朴实的，绿草是朴实的，花朵也是朴实的，但它们都是美丽的。现在有许多散文用嘴超过用心，形式大于内容，语言多于思想，花里胡哨哗众取宠，韩冬红散文却能坚守中国传统散文的品格，常常用白描的手段和质朴无华的语言，记录和讲述丰富多彩的时代生活，使之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应该说难能可贵。“我依旧踏踏实实工作、老老实实做人。



母亲却说你父亲就是这个样子。”（《父亲印象》）这大概也是她在创作风格上的追求吧。

韩冬红散文创作渐入佳境，已在邯郸众多的青年作家中崭露头角。当然，我们可以对韩冬红的散文表示更高的期待。譬如，应该扩大视野，拓展创作的题材；可以采用更多的手法，使散文的面貌更加绚丽多姿；在散文语言上，也可以进一步精心打磨，使之更精炼更准确更富艺术魅力。

众所周知，邯郸是一块历史文化十分丰饶的土地，“中国成语之乡”的名字闻名世界。邯郸的散文作家众多，中国散文学会几年前命名邯郸为“中国散文之城”。邯郸的历史文化为邯郸作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营养，因此邯郸散文作家多呈现出醇厚大气的风格，韩冬红同样秉承了这种风格。在许多场合，韩冬红总是喜欢把自己的进步与邯郸散文学会、散文沙龙这个集体联系起来。这固然也有一定道理。但我宁可认为这是韩冬红淳朴厚道的性格使然。一个作家总是与一定地域的文学创作氛围有关的，但创作成果的大小高低，最终还是取决于个人的勤奋以及天分，因为文学创作毕竟属于私人化的劳动。谦恭和感恩是一种做人的姿态，也是在事业之路上继续前行的动力，是一种大家气象。韩冬红具有这种气象，我相信她会以这本散文集为起点，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作者系河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邯郸市散文学会主席）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母亲那双脚

为了一句话 / 002

荷花瓶 / 008

父亲印象 / 011

古怪的五舅及其秘事 / 015

老枣树 / 021

我娘膝上的黑 / 024

小姨的愿望 / 027

大 哥 / 033

第二辑 那一处风景

母亲那双脚 / 038

西 屋 / 043

那一处风景 / 046

点靓了的丛台广场 / 049

沉寂心海的油田梦 / 053

躲在羊肉背后的痛 / 057

目录

Contents

天涯咫尺电传佳音 / 061

不爱穿新衣的母亲 / 064

城市·乡村 第三辑

水中的秋收 / 068

村庄里的记忆 / 071

我站在古城脚下赞美她 / 076

老家那个小村子 / 079

城市·乡村 / 084

又是风筝放飞时 / 087

乡村野趣 / 090

化蛹成蝶的春 第四辑

秋风吹走了保柱哥 / 098

梦里,我见到了父亲 / 106

老 朱 / 110

睡在马路上的女人 / 114

谁可相依 第五辑

前世是谁 / 118

谁可相依 / 121

邻 居 / 124

消逝的篮子 / 128

目录

Contents

那一年我们少不更事 / 133

崔 姐 / 137

第六辑 我听见了花的哭声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 142

点 点 / 145

不速之客 / 147

车票身份 / 151

化蛹成蝶的春 / 154

我听见了花的哭声 / 157

秋风乍起枫叶红 / 160

小微者的崇高 / 163

书香气息 / 166

舞者自言 / 170

第七辑 放下,随缘

坚守 / 174

放下,随缘 / 176

像猫一样走路 / 179

目录

Contents

夏日梦呓 / 182

警察烙印

第八辑

警察烙印 / 186

魔鬼训练 / 189

炼狱十三天 / 192

纵身一跃 便是别样风景 / 196

一人一物总关情 / 199

后 记 / 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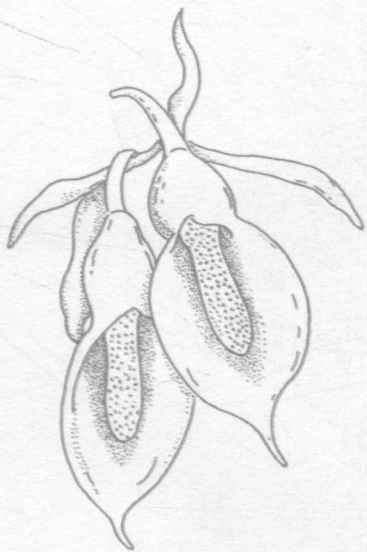
年少时的我总是
埋怨母亲的脚是那般
丑陋，脑子里还傻傻
地认为母亲的脚是天
生的那幅模样。

母亲那双脚



为了一句话

我猛然扑进母亲怀中，泣不成声地说了一句话：“娘，看在小红的面子上，您别走，小红大了一定孝敬您！”



一个女人为了小孩子的一句话，默默坚守几十年，从四十岁出头的妇人，直到成为风烛残年的老妪。这，就是我的母亲。

“瞧那女人一个人拉扯六个孩子，以后怎么过呀？”四十年前一个风雪交加的傍晚，父亲狠心地一抬脚，就把六个孩子和无尽的苦难一股脑甩给了母亲。村里很多人觉得我们孤儿寡母可怜，洒下过不少同情的眼泪，可没过多久，他们便把这种怜悯转化成劝母亲改嫁的动力，纷纷劝我年轻的母亲“向前走一步”，免得在这个贫穷的家里遭罪。

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一群“好心人”似幽灵一般来到我家。蹲在树下逗蚂蚁的我，被母亲以大人们有事商量为由，支出门外，冰冷的雨打落在我消瘦的脸上，过早饱尝生死离别之苦的我，马上意识到大人们有事要瞒着我进行。我悄悄溜回家中，把耳朵贴到窗户根下，可根本听不见屋里人说什么。我又大胆地跑到风门外，用食指蘸上唾液，在薄如羽翼的窗户纸上捅了个黄豆大小的洞，屏住呼吸向里窥视，只见昏暗的屋子里烟雾缭绕，一个大个子苦瓜脸男人坐在正冲门的椅子上，其他几个男男女女，有的背对门口，有的并排坐在炕沿上，但他们都齐刷刷看着苦瓜脸。“咚

咚咚”，苦瓜脸磕了磕烟袋锅，又重重地咳嗽了一声，打开了话题：“老二家，你看你带孩子多苦呀，再说大闺女也参加工作了，你就‘走一步’吧，将来指望孩子孝敬？没门！”这声音带着一种威慑，似是对母亲下命令。

小小的我心里琢磨着苦瓜脸为什么让母亲“走一步”？“走一步”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他们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只听着其他人附和着说：“是呀，实在不行把小红带着，反正那边还缺个孩子热闹呢！”只见母亲眼睛里闪着泪光，腼腆地笑了下，说了句：“那就见见吧。”这时，我猜出了“好心人”的用意了，他们是给母亲说媒、让母亲改嫁的。我像头愤怒的狮子一下子撞开门，把母亲吓得先是一愣，继而惊愕地看着我。我猛然扑进母亲怀中，泣不成声地说了一句话：“娘，看在小红的面子上，您别走，小红大了一定孝敬您！”这一幕恍然如昨。只见母亲的眼泪夺眶而出，它滴在我脸上、流进我嘴里。我急忙伸出不大点的小手在母亲眼上擦着、擦着，可母亲眼里的泪却像决了堤的小河一样，任凭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擦不干。昏暗的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听见母亲没休止的抽泣声，敲打着分分秒秒的时光。

母亲把我从怀里推到一边，清了清嗓子，我看到母亲竟然露出了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那笑容至今还时常出现在我梦中。“谢谢你们的好心啦，俺家小红还小，等以后再、再说吧！”平常说话干脆利落的母亲，吃力地说完这番话，泪水又涌上了双眼。那苦瓜脸眼看母亲改变主意，脸一下阴沉下来，夸张地咳了一声，那些随从们懒洋洋地从板凳和炕沿上站起身，冲我撇了撇嘴，跟着苦瓜脸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了胡同的尽头。从此后那些人就再也没来……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母亲当年做出不嫁的决定时，需要多大的勇气！自打第一次有人给母亲说媒后，我就怕了三三两两的男人女人来我家串门。为预防他们背着我给母亲说媒，我便养成了和母亲形影不离的习惯，直至在小小的我看来，母亲想走的欲望，已经彻底被我的可怜而摧毁，才放心到大街上疯跑。

十多年后，我来到城市上学。为了不让我拖累三个并不富裕的姐姐，母亲扔下地里的庄稼和树上的果实，来城里照顾我。习惯了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的母亲，第二天便吵着时间太难打发，她不想五十来岁就过那种颐养天年的老年生活，因此，到一家服装厂做了临时工，并很快以超人的心灵手巧适应了工人生活。我印象中母亲总是穿着灰不溜秋的大襟衣服，到服装厂后，翻领的衣服穿在母亲身上，使她一下子年轻了十多岁。我为母亲高兴，看得出母亲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其实我哪里知道新一轮的提亲帷幕正悄悄拉开，要知道这样，我宁愿让母亲留在小村子里，那样我就能一直独享着母亲的爱。

有次回家我没带钥匙，便跑到母亲单位，无意中从门卫阿姨和一中年妇女的对话中获知有人要给母亲介绍对象，听她俩的口气是说我母亲很挑剔，说技术员和国营厂的厂长，母亲都没看上……压在我心底多年的担心重新泛起。回到家，我不知道该如何探得母亲的真实想法，本想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谁知母亲把饭菜端到我跟前时，我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不快，质问她：有人说媒了。母亲点了点头。一想到眼前这个人与自己相依为命多年，转眼将不再属于我时，我心如刀绞。我没有像儿时那样央求母亲，反而夸张地挖苦：“您多大岁数了，还找婆家，不嫌丢人呀？”母亲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愣在那里，之后偷偷抹起眼泪。面对母亲的泪水，我不但不住口，反而变本加厉地大吼：“哭什么哭？嫁吧，嫁了这辈子我都不认你这个娘！”听此言，母亲一屁股坐在窗前，老半天没有说话，呆呆地仿佛一尊雕像。

将近半年，我和母亲就这样僵持着，总感觉我的“天”早晚有一天都会坍塌下来，与其受这样的煎熬，倒不如伸出脖子让母亲痛快地给我一刀。然而，我伸长了脖子，却见母亲压根就没要伤害我的意思，我终于将一颗悬着的心放进肚里。

不知过了几年，但我记得是个夏天的夜晚，我突然问母亲为什么没改嫁？母亲一字一句地说：“从你小时候说了那句话，娘便拿定主意，要一辈子守着你。”那一刻，我羞愧得无地自容，抬头遥望星空，却见满天繁星忽闪忽闪地眨着泪眼。

转眼间我嫁了人，也要做母亲了。我错过了预产期，焦急地等待着新生命的到来。当我挺着笨重的身子，气喘吁吁来到胡同口时，却不见母亲

的身影。更令我奇怪的是进家门后，那足有十余口子的亲人们，竟齐刷刷地围坐在母亲身旁。这种怪异，立刻让我意识到家里出事了。我记忆中母亲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悠闲过，何况今天也非平常（大年初二）日子。我端详母亲，见她脸色蜡黄，就纳闷地追问哥姐母亲到底怎么了？谁知大哥不紧不慢地说：“咱娘，没多大事，感冒了。”大姐、三姐也急忙应和道：“小感冒，已经吃药了。”大姐还善意地劝我离母亲远点，不然传染了感冒会影响肚子里的孩子的。此时，母亲为了证实哥姐们说的是实话，竟也配合地直了直后背，还保证一两天感冒好了，不耽误照顾我月子。

尽管我从大哥和大姐、三姐言语中看不出撒谎的痕迹，但第六感告诉我，家里有事，全家唯独瞒着我一人。我把目光投向心无城府的大嫂，大嫂这人心眼实诚，从不会撒谎，我希望此事从她那里得到答案，可大嫂急忙端起菜说是要去做中午饭。我又把寻找破绽的宝押在了三姐身上了，三姐这人只要撒谎，就会像喝过酒的人那样满脸通红。谁知我直勾勾地看着三姐，三姐却笑嘻嘻地反而问我是不是她穿得衣服不好看。

正在我无计可施之时，母亲一声微弱的呻吟，点燃了我愤怒的导火索。如果母亲单纯感冒，这声呻吟又说明了什么？何况我那从来不会珍惜自己身体的老母亲，小小感冒，是根本摧不垮她的，除非母亲是得了要命的大病！记得有年大雪，母亲的大拇脚趾化脓，为了不让二姐耽误工作，发着高烧的她骑了十五里地的自行车，把二姐准时送上由南宫开往邯郸的长途车上。母亲回到家后浑身颤抖的像筛糠，可硬是喝完姜汁后，去邻家织了一晚上布。之后还有一年，我陪同母亲去二八五医院做背部粉瘤手术，一辈子恐惧打针的母亲，在看到手术工具的那一刻，昏厥过去，故手术时间拉长，母亲失了不少血。看到羸弱的母亲从手术室出来，我想这回回家一定要让她好好安养一些日子，谁知回到家中母亲竟帮三姐拆洗起外甥女的棉袄棉裤。

“说，娘到底是怎么了？你们一个个还是娘的儿女不？”不能再沉默下去的我，终于爆发了内心的不满。大哥见我犯起牛脾气，只好一五一十地说出实情。原来母亲是大年三十在家忙着蒸煮煎炸时，不小心跌在台阶，造成胯骨骨折。三姐拿出藏在被子下面的X光片，那上面显示的裂痕足有



两寸长。我再也没法沉默，边哭边指责哥姐们都不心疼母亲，还吵闹着要马上带母亲去住院。是母亲一声“小红”，使我刹那间安静下来。只见母亲表情格外严肃，她说：“你谁也别怨，是我不让他们告诉你的，怕你动了胎气。”

想到母亲为了让我大年初二回娘家时看到她，竟靠吃止疼片度过了漫长的三天三夜，我泪水又扑簌簌滚落下来。母亲望着我，满脸愧疚地说：“你要怨就怨娘吧，都怨娘老胳膊老腿的不中用，不能伺候你月子，还给你添麻烦。”我执拗地求母亲去医院治疗，母亲却固执地说我一天不生，她一天不去。漫长的二十一天，我每天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束手无策，终于迎来了健康、美丽的女儿，但母亲却改变了主意。她说：“小红刚有孩子，还需要娘缝缝补补呢，去医院医生就得给俺腿里固定钢板，你姑不是？掉地上一根针，自己都捡不起来，俺可不去。”

后来看来，母亲的选择是对的。婆婆针线活做得是仔细，但总是在季节变化时，不能及时穿在女儿身上，急得我坐卧不安，是母亲解了我燃眉之急。我们那时住在三面来风的小二楼上，红彤彤的火苗，根本驱不走室内的寒冷，眼看要大雪封门，母亲却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她头上直冒热气。母亲为孩子穿上似面包一样松软的棉袄棉裤，高兴的女儿直喊“娘”。倘若母亲听我劝说，去医院做胯骨手术的话，那么植在体内的钢板少说一年后才能取出，挨冻受罪的一定是女儿。

我挨过一个月的煎熬，抱起女儿飞到母亲跟前。谁知母亲望着我和怀里的孩子，不是高兴，而是泣不成声。“你仨姐姐坐月子都又白又胖，只有你，娘没有伺候，你命苦呀！”从那天开始，母亲坚持下床锻炼，她要重新站起来。三姐只好搀着拄着拐的母亲蹒跚学步，一步、两步，汗浸湿了母亲的头发，她说是穿衣服太厚的缘故。我知道母亲是在说谎，明明是撕心裂肺的疼折磨的，可她就是不肯说。我一把夺过母亲手里的拐杖，硬把她搀到床上，宽慰母亲：娘，咱不学了，您后半辈子就是瘫床上，我也认了。可是，母亲却大声命令我把拐还给她。

经过短短一星期的锻炼，母亲从床边能走到了屋门口。她迫不及待地叫大嫂买来牛肉和鸡肉，要给我做水氽丸子和黄焖鸡。母亲一会也不闲